皇清經解續編

ロ仁12
698
180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七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十七年傳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服曰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

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
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本
疏
案黃帝受命者文王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受命受天命
而王天下此亦言黃帝受天命也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
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云黃帝得景雲之瑞者宋書
符瑞志黃帝軒轅氏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景雲
之瑞紀時古籍未亡其言可徵可推服說之有本矣知黃帝
上至大皞皆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者易繫辭傳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禮運曰故天秉陽垂
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又云夫禮必本於太

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禮運
言播五行於四時易繫辭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
也周官序引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太平御覽引曹植所
作伏羲贊有龍瑞紀官之語若然則伏羲本易象制官以宣
化天地之氣四時爲要故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自此而後至
黃帝準此爲法莫有改易唐虞成周猶有以四時紀官祖其
遺制耳正義曰此黃帝以上四代用火雲水龍紀事故服知
黃帝以雲紀官而以四時配之其五官當爲青雲縉雲白雲
黑雲黃雲也夏官不曰赤雲曰縉雲者說文縉帛赤色也故以代赤雲氏則他官以色分
十八年疏引字書縉赤繒也
可知矣說卦離爲火離象傳大人以明照四方明五方皆有

火也炎帝以火名官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大火鶉火西火北火中火也不曰東火南火而曰大火鶉火者爾雅釋天曰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分野略例於辰在卯爲大火東方爲木心星在卯火出木星故曰大火又曰柳鶉火也注鶉鳥名火屬南方然則舉大火鶉火者亦猶云東火南火耳水爲五方皆有其工以水名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東水南水西水北水中水也於水火言方者白虎通五行篇春位在東方夏位在南方秋位在西方冬位在北方土爲中宮水火不可以五色分而無地不足知當以方位分之也大暭以龍紀官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官當爲青龍赤龍白龍黑龍黃龍也月令言四時衣旗車馬之制春以青夏以赤秋以白冬以黑中央以黃五色配時義相同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賈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鷮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鴽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鞏雉設五色之工也服曰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本疏

案西方曰鷷東方曰鷮南方曰翟北方曰鴽皆爾雅釋鳥文惟南方曰翟爾雅翟作鷕耳說文曰南方曰鷕東方曰鵗北方曰稀西方曰蹲攻木之工搏埴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皆攻工記說賈以攻是剋治之名故知以五行相剋取象焉西方者金金剋木故爲攻木之工焉東方者木木剋土故爲搏埴之工記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

南方者火火剋金故爲攻金之工也北方者水攻皮之工函鮑爲重離爲火爲甲胃然則攻皮之工火屬也水剋火故爲攻皮之工卣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有似于翬故知爲設色之工也服云雉夷者周禮薙氏或作夷氏揚雄傳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注引服云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耳然則雉曰夷者取音同也說文夷平也正義曰雉訓夷夷訓平故以雉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邵氏曰賈樊所說五雉之名當屬漢初相傳舊說不可疑其無據也

九扈爲九農正　賈曰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嗜嗜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鶪鶪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本疏○疏又云賈服皆佚不存云鶪鶪是服亦有注今

案釋鳥自春扈以下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唐石經於冬扈之下重出桑扈竊脂四字後俱仍之近邵氏作正義歷引諸證刪去其文釋鳥又曰鶪鶪老鳸鶪桑扈竊脂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謂讀爲鶪鶪老也鳸下屬謂讀爲鳸鶪也惟樊光斷鶪鶪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

鳸行鳸宵鳸桑鳸老鳸是以老下屬惟鸓不重耳鸓不重者非若賈服作老鳸鸓也邵氏正義曰案諸家釋九鳸之名者俱有老鳸不獨樊光也然說文云鶻鵴老也又云老雇鴳是則鵴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爲非疑下文鳸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耳又案賈作老鳸鸓鸓者正義謂鸓鸓亦聲音爲名是也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然則以九雇有知農桑之候故少昊之時督民農桑者取其名春鳸分循爾雅作鴡鶀說文作鴡鳽爾雅鳥旁爲後人所施矣相五土之宜者月令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趣民耕種者三之日于耜耕種者春時事故春鳸趣之夏鳸竊元趣民耘苗者耘說文作耡云除苗閒穢漢書食貨志云芸除草也

月令季夏之月利以殺草是夏之事故夏鳸趣之趣民收斂月令仲秋之事故秋鳸趣之趣民收斂鳸趣之謹蓋藏是月令孟冬之事故冬鳸趣之周禮天官園圃毓草木鄭曰樹果蓏曰圃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荀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盈鼓然則果實亦富國者所資矣故棘鳸爲之騶鳥焉周禮司寤氏禁宵行者是行爲晝事故行鳸爲晝騶雀釋言宵夜也故夜鳸騶獸月令所云騶獸無害五穀者也桑鳸桑時候鳥故曰爲蠶騶雀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注晚也呂覽慎小二子侍君日晏注暮也鶀鶀之聲故爲騶民早起以是麥時候鳥故知爲收麥也正義曰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鳸爲官還令依此諸鳸

而動作也蔡邕獨斷說九扈之官云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正當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趣民收麥亦與賈說相同以桑扈爲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養蠶勝於賈氏邵氏孔疏駁賈氏云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免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邵氏晉涵曰案古制茫昧唐虞以前設官分職自難定其職掌第如孔疏所駁則又不然古者重民衣食果亦民食所資故爾雅以果不熟爲荒而急就篇亦云棗栗果蓏助米糧九扈爲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於事無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躬入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田家種藝春夏之交晝驅鳥雀夜驅走獸設人伺守至今猶然上古質樸設官以相倡導自可與民相安若如孔疏所言將令農民袖手旁觀而行扈宵扈之官使其竟日通宵馳逐田野有是理乎疆域所限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置三老嗇夫者古今官制不必其設一官號祇使一人爲之後世守牧令丞千百人而同一官號孔疏乃慮及溥天之下何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失之泥與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　服曰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命以民事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此據宋本禮記月令疏

案白虎通號篇伏羲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神農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是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也百官之號以其徵卽上以雲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也百官之號以其徵卽上以雲炎水龍紀官是也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如唐虞夏商周是也百官以其事者賈公彥周禮序云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木正五官見二十九年傳楚語云及少皞之衰也九

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火正在顓頊之世餘三正亦在其世可知云高辛氏因之者鄭語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是五行之官高辛氏亦依此也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服曰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河水注

案論語使子路問津焉集解引鄭注津濟渡處也云棘津猶孟津言猶孟津之以濟渡得名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賈曰天漢水也或曰天河御覽八

案爾雅釋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注天漢之津梁大東詩云維天有漢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械樸雲漢詩皆云倬彼雲漢傳云雲漢天河也是天漢有水而又謂之河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　服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
伏重火別句賈氏舊文無重火字　本疏
案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彗之隱
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
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
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
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

十八年　傳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服曰四
國次有火氣也　本疏大庭氏古亡國之名在黃帝前其處高顯者　周禮訓
疏
案東京賦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薛注大庭古國名也正義引
鄭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與服說在黃帝前合正義又曰
先儒舊說皆曰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云其處高顯者
以能望遠知之四國次者言十二次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
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曰大界則
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曰大界則
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
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
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
木燕也然則宋爲大火之次衛爲娵訾之次鄭爲壽星之次
正義曰陳獨無次何所望哉按正義說非也鄭氏云今存其
可言者足證古法已失不過就所知者分之即如戰國時始

有趙言十二次者並趙地數之非春秋時天文說可知然則不能言陳次者特傳者失之非陳無次也梓愼精疇人之術且在當時其有不知陳次乎服云四國次有火氣者義當然也

弗及也　服曰弗及者不能及也本疏

案周禮宰夫書其能者與其及者而以告于王及能並舉是義相近故及訓爲能

禳火于元冥咮祿　賈曰咮祿火神本疏

案正義曰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咮祿火神案云注左傳及國語知爲賈氏故定爲賈說正義曰楚之先吳咮爲祝融或云咮祿卽吳咮也

鄀人藉稻　服曰藉耕種於藉田也本疏

案藉說文作耤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祭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是諸侯有籍田當躬親之鄀子在外者耕種藉田時也杜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事無所出正義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貌曲說附會也

今執事擃然授兵登陴　服曰擃然猛貌也本疏

案方言擃猛也晉魏之閒曰擃廣雅釋詁擃猛也擃卽倗說文倗武貌大學云瑟兮倗兮者恂栗也鄭注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卽此擃然者也

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　賈曰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本疏

案杜云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云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卽位若在蔡生子唯十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

費無極爲少師　服曰楚大夫楚世家注

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　服曰城父楚北境邑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楚有兩城父一爲夷城父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又有北城父哀六年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卽此漢置父城縣王莽末馮異爲父城長光武屯中軍鄉獲馮異處也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城父城服云楚北境邑者以下文云以通北方故也

懼隊宗主　服曰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本疏

案祏主藏於宗廟者說文祏宗廟主也又宝宗廟宝祏也今字皆作主五經要義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春秋左氏傳典司宗祏又曰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又曰反祏于西圃皆謂木主也正義駁服曰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若然大夫無主而服云祏主者說文又云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

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哀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圃疏云鄭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有主者當特僭爲之按此禮大夫無主春秋時則大夫僭爲主矣服云祏主者據時言之與說文或說同皆通時變耳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服曰二三老騶傔家臣本疏

案聘禮賓降授老幣注家臣也論語孟公綽爲趙魏老注引孔曰家臣稱老傳曰其二三老故知爲騶傔家臣孔氏謂老爲卿大夫聘禮記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則義亦相通

傳春王二月日南至梓慎望氛　服曰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本疏

案正義曰厤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若然則時史于往年不置閏故冬至本爲周正月之中氣原當書正月日南至而傳云二月乙丑朔日南至者明往年置閏則今之二月推爲正月梓慎亦以失閏之故知二十年之二月實是正月冬至應在此月之朔故獨以二月望氣

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服曰城父人城父大夫本疏

案詩載馳許人尤之箋許人許大夫也鄉飲酒義鄉人士君

子注鄉人鄉大夫也是大夫得稱人此知爲城父大夫者以奮揚使執己明是有官守也

相從爲愈　服曰相從愈於共死本疏

案言相從者謂己則從君命員則從兄言也如此則一死一生比其死爲愈

員曰彼將有他志　服曰欲取國吳世家注

案言欲弒僚而取其國也史記刺客列傳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弒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是也

乃見鱄設諸焉　服曰鱄諸吳勇士同上

案刺客列傳云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其勇具吳越春秋

賓將掫　賈服曰掫謂行夜周禮掌固疏

案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曰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然則左傳古文作趣從杜說趣即周禮之鼜後鄭說鼜爲擊鼜警守鼓也意與杜同亦即與服同今文作掫說文謂所擊亦謂擊鼜也

琴張聞宗魯死　賈曰子張即顓孫師服曰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者弟子列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者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四當作三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本疏

案賈云子張即顓孫者弟子列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者也服不然之云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者弟子列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服所本即弟子列傳也孔

子是時年四十當作三十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至襄三十一年計十一歲合昭公二十年是時爲三十一也但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知未有子張者以子張既少孔子四十餘歲計此時子張猶未生故疑賈說爲不知所出

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　服曰祝固齊太祝史囂太史也一段氏玉裁曰謂上當有一曰二字其說是也今從之謂祝史之固陋囂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本疏

案齊太祝太史者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太祝太史掌祭祀之官此服正解以固囂爲人名故曰祝固太祝史囂太史也其曰謂祝史之固陋囂闇者是或說也或以固囂若是人傳當直云祝固史囂今傳云誅於祝固史囂似言於祝誅其固者於史誅其囂者故釋之如是禮記祭義立而不詘固也注固猶質陋也論語儉則固集解引孔曰固陋也僖二十四年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闇通暗文選歐陽堅石詩注引國語賈注暗不明也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祭統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是祭必盡禮薦美然後致福否則神明怨恫疾作由此矣

上下無怨　服曰上下謂人神無怨本疏

案下文云神怒民痛則此上下亦指人神言也禮坊記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此云上下就君身言之尊於君

者爲神卑於君者爲人祭統云上則順於鬼神亦謂鬼神爲
上矣
一氣　服曰歌氣也本疏
案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故一氣爲作樂
之本說文可部哥聲也古文以爲歌字白虎通禮樂篇夫歌
者口言之也口言則氣以宣之說文欠張口氣悟也歌詠也
从欠亦以張口出氣故也
七音　服曰七律爲七器音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
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周禮疏作黃鐘
爲宮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駟

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
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
周禮小胥疏
○魏書樂志
案云七律爲七器音者周語云七律者何韋昭注云周有七
音王問七音之律意爲七律而七律爲七音之器二十一
音器云此七音即外傳之七律而七律爲七音之器二十一
年傳曰而鐘音之器也是也云黃鐘之均者周語云度律均
鐘黃鐘之均謂以黃鐘爲宮也下言黃鐘爲宮至蕤賓爲變
徵是黃鐘之均法也周語韋昭注同續漢書律麻志冬至之
聲以黃鐘爲宮至蕤賓爲變徵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
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若然如林鐘之均則南呂爲商應鐘

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以此相
準而十二均之法可推矣聲之清濁不過五所謂宮商角徵
羽是也至周加變宮變徵二聲周語曰故以七同其數而以
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通典曰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
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是也武王
克商至南北之揆七同也者皆周語王將鑄無射傳文韋昭
注云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
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
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
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正義曰箕於次分辰日月之會斗柄
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日月合辰斗前
一度星辰星也天竈次名一曰元枵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
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
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竈之首七列合七
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七同合七律也自午至子其度
七同也服引之者明周之所以用七律也鳧氏爲鐘以律計
自倍半者通典樂三日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
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
也一縣十九鐘至此一歲之閒數者賈公彥曰此服以音定
之以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
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
小餘故云一歲之閒數賈氏之說不足發明服義也服云一

懸十九鐘者周禮小胥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
編懸之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法鐘凡十六枚今以二聲
加之故一懸爲十九鐘二聲僅加三鐘者以倍半之法通之
也鐘七律者謂一懸七律也十二懸爲二百二十八鐘者謂
第一宮黃鐘之均第二宮林鐘之均第三宮太蔟之均第四
宮南呂之均第五宮姑洗之均第六宮應鐘之均第七宮蕤
賓之均第八宮大呂之均第九宮夷則之均第十宮夾鐘之
均第十一宮無射之均第十二宮仲呂之均每懸十九鐘以
十二乘之共得二百二十八鐘也爲八十四律者謂每宮有
七律旋相爲宮十二宮得八十四律也爲一歲之閏數者謂
變宮變徵也續漢志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
冬至而復若然一歲之正數以五聲生六十律當之其變宮
變徵餘於六十律之外故曰爲一歲之閏數

八風　賈曰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
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
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本疏

案說見隱五年而行八風下

古之遺愛也　賈曰愛惠也

案廣雅釋詁愛仁也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故以愛爲
惠

二十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賈曰書入
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本疏

案云華弇兄弟作亂召而逆之者據傳文從國逆之列故書入

傳亟言之　服曰亟急也疾言之欲使信本疏

案亟讀爲爾之亟行之亟亟疾爾雅釋詁文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服以君上屬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絕句厨人濮以公欲出亡故言激之曰吾小人死難則可至於送出亡之君則不可欲公之無出也故歹曰請待之

不狎鄙　服曰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本疏

案狎爲更者襄二十七年傳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晉語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注並訓狎爲更是狎有更義也

服言城謂不更射爲鄙此以言劫之也豹懾其氣盛故抽矢而止或說城言不狎習故鄙者謂以言誘之也豹聞而輕之以爲不足畏故抽矢而止是皆揣當時情事爲此說耳狎習者釋詁文

〈二十二年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賈曰子朝王庶長子周本紀注賓孟子朝之傅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太子本疏

案知子朝是庶長子者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明是庶長子矣孔氏曰賓孟欲立子朝明

是子朝之傳說爲談者說文談語也

王弗應　賈曰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服以賈爲然本疏

案十五年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太子

則太子壽卒在十五年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先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天卽

世單劉贊私立少明穆后之子惟太子壽壽卒無適子矣此

云景王不立適子者適子猶太子漢宣帝紀又賜功臣適後

注適承嗣者也若然承嗣爲太子者得稱適子矣知時尙未

立太子者以王欲立子朝知之王既屬意子朝不遽立者王

子猛年次於朝分貴於朝又單劉之族佐之王勿能決故距

太子壽卒後已越六年尙未定儲位也韋昭杜預以爲王立

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傳無其文未足據也

敗績于前城　服曰前讀爲泉周地也水經伊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雒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泉

亭卽泉戎也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

外前亭矣

己丑敬王卽位　賈曰猛母弟周本紀注

案正義曰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

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賈曰沘之戰譏宋

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

不同心服曰不書楚諱敗不告本疏

案沘之戰在僖二十二年經書已巳朔鄢陵之戰在成十六

年經書甲午晦若然則史有所譏戰遇朔晦必書此傳書戊辰晦經不書晦者以吳楚沈頓諸國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故不書不國之書師者言不每國書也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依其例當書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以別之今合諸國而總云師與桓十三年之例異矣惡其同役而不同心者據傳文也服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者史之所書據楚告也知是楚告者以雞父楚地吳敗六國之師於其地不能不告故來告至其自敗則諱而不告故經不書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按經若是書戰則楚未戰當不書楚今經是書敗而傳明云楚人大奔敗是實矣若非楚諱而不告則經何故不書敗乎正義駁服曰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孔氏此言誤矣正惟楚人來告故自諱其敗若吳人來告方且誇張其詞肯以楚不戰之故而掩其大奔之跡乎服云楚諱敗不告謂楚祇告六國之敗而不數已也於情爲愜

傳王師在澤邑　賈曰澤邑周地也　周本紀注

使各居一館　服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囘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囘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賈氏近之本疏

案賈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者非司儀致館聘禮及館之館蓋以叔孫不肯與邾大夫坐訟故使各就坐訟旁舍以便

於聽辭耳若是客舍則郈魯大夫至晉之時已各居館不必至此始云使各居一館矣鄭不達賈義謂使叔孫子服各居使不得相見而各聽其辭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古今治獄之定法也今叔孫子服雖爲兩人祇一造也兩人別館士伯就而各聽其辭名曰各聽祇聽一造之辭也聽一造之辭遽卽執之恐聽獄者無此理也卽坐訟者亦不受也下文云士伯御叔孫從者過郈館以如吏明郈魯谷居一館云過館如吏明與訟獄之處相近也故服云賈氏近之

明其五候　賈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本疏。服本亦作五候見本疏）

案五方之候者鄉飲酒義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月令季夏曰中央土候者說文云伺望也敬授民時堯典文授時而必候五方者書疏引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穆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知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此候亦當是占候厤象之事彼主四時故舉四方此傳云五候故兼中央言之杜本作伍候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王董之解雖與賈服異說而漢魏相傳之本皆作五矣周書程典云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按三四五相對而言則周書本亦作五今

作伍者以杜本左傳文轉改耳杜作伍特改字以就已說耳
惠氏棟謂杜氏依周書爲說亦恐未確

二十四年經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羯卒　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襄三十一年疏

案孟僖子卽仲孫羯屬其子使事仲尼事具七年傳仲尼時年三十五者二傳並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是至襄公二十四年故年三十五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　服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鴈鶩雉也本疏

案說文牲牛完全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用牲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五牲牛羊豕雞犬是用六畜爲牲此云麋鹿熊狼野豕俱是獸名而以屬牲者以上文言六畜此不得重述故知此五牲當用獸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鄭注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祭牲屬獸官牛馬稱獸類則獸亦得稱牲也此五牲卽庖人六獸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麏卽麐野豕兔後鄭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服云麏鹿熊狼野豕有熊用先鄭說有狼用後鄭說復去麋者說文麋鹿屬麋卽麐正字麐也麏麋屬也是鹿麏足以包麋故不列犧爲鴈鶩雉者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後鄭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又魯頌享以騂犧毛傳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

注犧純毛也禮記月令循行犧牲疏引王肅曰純色曰犧二
十二年傳賓孟見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明羽
族體完亦爲犧矣犧兼鳥獸言之服只及羽族者避上文畜
牲也司農注庖人六禽有雁雉鵝鶩亦雁類今之
鴨皆是饍品故服舉此三者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賈服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
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賈義見本疏○服
案烝民詩箋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彼疏云昭元
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
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情法六氣也下引服氏此注云云
又禮運何謂人情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彼注

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
於陰其義可知也按孔氏疏詩禮兩引此文皆以服說爲然
而傳疏引此文爲賈達說云一氣生于一志謬矣此祖杜之
過也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賈曰師已魯大夫文成魯文公
成公魯世
家注

案賈云魯文公成公則今傳云作文武誤也陳樹華云史記
漢書論衡異虛篇文選幽通賦注並作文成校勘記云石經
宋本岳本武作成劉氏史通亦引作文成

介其雞　賈服曰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服作羽可以坌扇氏雞
目本疏○魯世
家注作服說

案釋文介又作芥儀禮疏十六初學記引傳亦作芥是賈服本作芥故以擣芥子爲說說文揭手椎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芥辛菜也芥辛則子亦辛矣說文播一曰布也文選答盧諶詩注引聲類曰散也垔卽坋說文坋塵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埻土曰垔埻之言蓬勃也季氏椎芥子布散於雞翼閒使垔涌蓬勃如塵之揚足以眯鼻氏雞目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賈服同注呂覽察微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與人閒訓互異呂覽引傳作介疑淮南引傳作芥本既異文高各就文爲說或今本淮南本雜許氏注也杜氏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前說亦從賈服後說則正義謂不可解良是正義引鄭衆云介甲也雞著甲是鄭本作介也

鼻氏爲之金距　服曰金距以金鉗距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案距說文雞距也漢書五行志雌雞化爲雄而不鳴不將無距注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論語子張釋文距雞爪也說文鉗以金有所言也以金鉗言以金言其爪也鉗亦作沿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沿言黃金塗謂以銅言門限也高誘注呂覽察微鼻氏金距云以利鐵作鍛距沿其距上卽服義也儀禮士相見注下亦降也怒其不下已謂不降下於己也

益宮於鼻氏　服曰侵鼻氏之宮地以自益魯世家注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曰昭伯臧孫賜也同上

拘臧氏老　服曰老臧氏家之大臣同上

案老爲臧氏家大臣者儀禮聘禮老牽牛以致之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大臣猶貴臣也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曰費季氏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上

案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常爲季氏私邑春秋時人臣出亡必隨車乘后子奔晉以車千乘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今季孫自願減損至五乘出亡

逆孟懿子　賈曰懿子仲孫何忌同上

執冰而踞　賈服曰冰櫝丸蓋也　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大叔于田疏

案冰即掤詩大叔于田抑釋掤忌正義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毛傳掤所以覆矢釋文引馬融云掤櫝丸蓋也是漢儒相傳之訓如此說文掤所以覆矢也引詩曰抑釋掤忌北堂書鈔百廿六引劉楨毛詩義問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然則櫝丸即箭筒櫝丸亦作韇韇丸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或謂之韇丸廣雅釋器韇韔矢藏也按方言以韇韔爲弓藏與廣雅異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注引方言作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似方言亦謂矢藏然此傳疏引方言與今本同且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者李賢以上有弓鞬改方言以伸其意非方言本文如是士冠禮鄭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說文韇弓矢韇也則櫝丸可爲藏弓矢之通名故廣雅爲矢藏方言爲弓藏且凡藏兵器者皆謂之櫝少儀曰劒則啟櫝又云戈有刃者櫝是也其蓋于櫝丸上爲冰故毛公許君俱曰

覆矣矣

請致于社　賈曰二十五家爲一社于社二萬五千家也魯世家注

案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五五二十五家也詩將

仲子無踰我里傳二十五家爲里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其立一

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疏如鄭此言謂祭法注則周之政法百

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

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

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按此則春秋時尚無里社而服云二

十五家爲社者里社之名雖盛於秦漢時春秋時已有其制

管子小稱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注古者羣居二十

五家則共居社呂覽知接書社四十注二十五家也愼大篇

諸大夫賞以書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

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七百里卽七百社可證管子云書

社七百者七百里也呂覽書社四十者四十里也是里社起

於秦漢之前以里是二十五家一里祀一社則亦二十五家

爲社矣于社則二萬五千家矣正義曰禮有里社故特牲稱

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

掇郊特牲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非里社也正義引以

證此誤也

齊侯圍鄆　賈曰鄆魯邑魯世家注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本疏

案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

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胸臆而規杜氏非也以上正義今案劉炫謂明年方始取之觀明年傳文劉言未可駮也賈云鄆人自服不成圍者以臣無拒君之義穀梁傳所云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二十六年自釋經不書圍之意非謂今年圍鄆之日卽取鄆也

〔二十六年經〕公至自齊居于鄆　賈曰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本疏

案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桓二年傳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今昭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季氏明示終守臣節特告于廟若公至國都者然晉范獻子謂季孫事君如在國是也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八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二十六年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服曰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本疏

案往年齊侯取鄆者謂往年經已書取鄆也經於圍鄆之日即書取者穀梁傳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明臣無拒君之義故往年傳書圍鄆經即書取鄆矣其實取鄆在今年故傳從實書之正義曰劉炫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杜云前年已取鄆

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若如杜言則傳只次于三月公至自齊之前書齊人取鄆足矣何必繫月繫日乎傳書月書日明取鄆實在此月中也

申豐從女賈　賈曰申豐女賈魯大夫魯世家注

粟五千庾　賈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同上

案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庾論語與之庾集解引包咸周語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竝曰十六斗曰庾一庾十六斗累五千庾得八萬斗也

然據有異焉　服曰異猶怪也同上

案白虎通災變引春秋潛潭巴異之言怪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　服曰出成周也本疏

案先是王居狄泉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至是而出故曰出成周也

使女寬守闕塞　服曰南山伊闕是也御覽四十二。元一統志三百八十三

案水經注伊水篇云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若然則今監本毛本作守闕塞誤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守闕塞是也服本作闕塞知是伊闕之塞故曰南山伊闕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服曰平王之庶長子宜申御覽

案平王娶秦女爲夫人昭王爲適子下文云子西長而好善是子西爲平王之庶長子史記謂平王之庶弟服杜皆不從當是別有據也宜申子西名

太子任弱　服曰太子任昭王也秦嬴子也其年幼弱同上

案任今本作壬陳氏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卒則昭王名軫疑壬非昭王或者卽位后改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作珍蓋傳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貽德按珍爲正文軫則通字珍脫而爲王王轉而爲壬服本作任者則又以壬任通而傳寫誤也秦嬴平王夫人也楚世家云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卽本傳文是古本左氏傳亦作珍也曲禮云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蓋年穉者謂之幼弱矣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服曰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上

案楚世家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服云故太子卽史云前太子也事在十九年傳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黷也　服曰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外援謂太子任秦外孫黷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同上

案言若廢太子而不立是亂國之常紀納太子所聘是平王之惡既葬而復言及是追章其惡也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總麻三月章外孫賈疏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太子任秦嬴所生故云秦外孫也黷通瀆禮表記注瀆之言褻也晉語瀆其信也注瀆輕也少儀毋瀆神疏瀆慢也然則訓易

者猶慢易輕易褻易也

昔文武克殷　服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正義曰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云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

案文王受命詩大雅序文也彼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劉歆作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武王伐紂事具泰誓書大傳史記家所引之文非梅氏古文周本紀齊世牧誓此言武王克殷而上推文王者亦言文王既受命是伐殷之由故文王亦得爲克殷

諸侯釋位以聞王政　服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武帝紀注

案周本紀言亂之亂宣王匿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是其事也

玩求無度　服曰玩貪也本疏

案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曰玩歲而愒日杜云玩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今諸本皆作規石經此處缺段氏玉裁校本作玩是也易繫辭所樂而玩者釋文引馬注玩貪也說文玩弄也貽或从貝有貪愛之意故貽貪皆从貝

其誰有此乎　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齊世家注

案下文景公曰吾以爲在德故知景公自以爲德薄不能久享齊國也無邀述殷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是德盛者能享國久也

〔二十七年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賈曰二子皆王僚母弟本疏

案下文述王僚弒後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二公子爲吳光之讎當是僚母弟矣又吳世家云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詳史文與傳稍異母老子弱是指王僚言既云子弱又云兩公子攻楚則二子爲僚弟明矣賈據史記爲說故知爲僚母弟也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服曰上國中國也本疏

案正義曰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總謂宋衞陳鄭之徒爲上國耳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服曰察彊弱吳世家注

案爾雅釋詁察審也

楚薳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　服曰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

案正義曰定本王作工是正義本作王矣釋文作工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工作王與正義合孫氏志祖云下文別有工

尹壽此當作王尹服云王尹主宮內之政以此尹繫王則於王爲近故知主宮內之政猶周禮之內宰矣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賈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有復除者本疏

案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服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所謂此時可以殺王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賈曰上國與中國同釋文。本疏引云上國中國也

服曰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本疏。釋文引祇云上古國也不索當何時得也吳世家注

案正義曰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服以賈言上國爲中國吳公子光未必近述時人之言故以爲上古之國賢士所言者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然則其前言皆前之賢士所言也不索當何時得者皇矣詩其政不獲箋獲得也言不求之則位何時始得也

我王嗣也我欲求之　服曰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本疏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

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又云闔廬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若然則謁爲壽夢之嫡餘祭夷昧季子則謁同母弟僚爲壽夢之庶長子故季子稱之爲兄矣服據公羊傳爲說云夷昧生光而廢之者言光應爲世子夷昧廢而不立者欲致國季子故也僚者夷昧之庶兄季子既稱之爲兄則亦爲夷昧之庶兄矣夷昧卒僚代立夷昧死時季子外使故僚卽位也光曰我王嗣者公羊述闔廬之言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光謂身是夷昧之子若不與季子則王嗣宜立者也吳世家則曰王餘昧卒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史文與公羊傳違異杜據史記故曰光吳王諸樊子也若然則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若據王嗣則光果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儲君既非兄終弟及卽當父死子傳僚之立宜也光何不平之有而且以王嗣爲言乎信史不如信傳服從公羊說是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服曰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吳世家注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史記索隱十

案專諸言其母老其子弱身在則事育之倘無我爲若之何杜氏云猶言我無若是何當卽本服注正義曰古人言有顚倒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己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

我爾身也　服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云我身子之身也言爾我不分任其母子之事也

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　服曰全魚炙也同上

案知是魚炙者吳世家云置匕首于炙魚之中是也知是全魚炙者以中可置劒也

鈹交於胸　賈曰交鱄諸胸也同上

案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李注交共也言共交于專諸之胸也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服曰待其天命之終也同上

案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淇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檀弓子張云君子曰終注事卒爲終季子謂待年壽是天所命者以待其卒事而已

復命哭墓　服曰復命于僚哭其墓也同上

案聘禮曰君若薨歸執圭復命于殯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

與君父存亡同又曰與介入北鄉哭是君薨後而歸有復命入哭之事今僚已葬故復命而哭其墓也

取五甲五兵　服曰兵戟也本疏

案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毅梁莊二十五年傳陳五兵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匡謬正俗云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劒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鍛若然五兵之器不一正義曰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服以兵爲戟者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後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正義曰謂圉守皆用戈戟助之若然則除弓矢殳矛是偏用之故知所陳者當是戈戟說文戈平頭戟也方言凡戟而無刃

吳揚之閒謂之戈然則戈者戟之平頭者也戟者戈之無刃者也戈戟同類故言戟足以包戈呂覽愼行述此事曰令尹好甲兵高注亦曰兵戟也

遂弗熸也令尹炮之　服曰民弗肯熸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本疏

案知鄢將師稱令尹使炮燔之者以令尹不過將師告之其攻郤氏且熸之皆是鄢將師矯令尹命爲之下文沈尹戌曰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是也

使宰獻而請安　服曰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本疏

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

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君燕臣請自安之禮服謂此請安當如彼文齊侯使宰代司正請魯侯自安也卿飲酒禮亦有請安之文服不引彼證此者以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今齊侯既使宰獻明以臣禮待魯侯矣則此請安當如燕禮之命司正請安非卿飲酒賓主請安之禮矣杜云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按燕禮是君燕臣之禮公必在坐齊侯卽以臣禮待魯侯何容不在坐杜氏謂不在坐非也

二十八年傳晉有仍氏生女黮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　服曰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言其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元妻詩君子偕老疏

案說文參稠髮也詩曰參髮如雲或作鬒今詩作鬒疑此傳亦作鬒作黮者涉下黑字而誤耳說文無黮字二十六年傳有君子白晳鬒鬚眉亦作鬒不作黮髮美爲鬒卽稠髮也髮稠則美也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毛取此傳爲說服亦引彼詩又取毛傳爲說故曰言其美長而黑也

貪惏無厭忿類無期　賈曰惏者食也服曰忿怒其類以饕其私無期度也本疏

案惏卽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讀若潭又河內之北謂貪曰惏从心林聲是散文惏卽貪若對文則惏爲者貪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王逸注曰愛食曰婪是也忿類之類杜本作顙注云顙戾也釋文服作類云忿怒其

類者服就其本釋之也桑柔詩貪人敗類傳類善也毛意以敗爲毀謂貪人毀敗其善也服本彼爲說忿怒其類忿怒其善也饕與厭同晉語厭而已注厭飽也以饕其私言飽其私欲也呂覽懷寵徼欲無期注期度也故曰無期度也心能制義曰度　服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詩矣疏

案周禮大司徒知仁聖義忠和注義能斷時宜禮記祭義云義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白虎通情性篇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爾雅釋言揆度也史記律書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若然則以心裁斷使事得宜是爲善揆度矣

德正應和曰莫　服曰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譁譁也同上

案此傳釋莫其德音之意詩正義曰德正卽德音故服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以正卽音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通典引周禮師氏馬注云在心爲德身心皆屬於己故曰在己曰德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卽於外謂之音然則德之施行於外亦爲音矣鹿鳴詩曰德音孔昭惟施行在外故曰昭也發號施令祭統文天下皆應和之者正義曰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卽此義也莫詩作貊樂記引詩亦作莫爾雅釋詁貊嗼定也郭云皆靜定譁譁不靜之貌

照臨四方曰明　服曰豫見安危也同上

案言知四方安危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自誠明謂之性是豫見安危爲明矣

教誨不倦曰長　服曰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同上

案孟子曰誨人不倦仁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傳曰供養三德曰善則善道德之總名言能道德教人而不懈倦故曰長矣

慈和徧服曰順　服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上

案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賈子道術側隱憐人謂之慈是以上愛下曰慈矣禮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非中不生故曰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者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君人者能以此爲治則祭義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謾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所云天下徧服信而順之由此道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

案齊語比校民之有道者注比比方也然則比方猶比校矣

廣雅釋詁損減也益加也說文宜所安也比校古今減之而得所安是擇善也

經緯天地曰文　服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

案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所爲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爲文也

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魯世家注　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案大夫稱主者周禮大宰主以利得民注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主大夫君也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武曰主是謂矣成鱄謂魏獻子曰主之舉也並稱大夫爲主晉語再世以下主之注亦云大夫稱主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大記大夫君不迎于門外正義曰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若然則主者大夫之通稱君者又有地之通稱此稱主君是比公于大夫也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賈服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　賈義見夏本紀注　○服義見本疏

案豢說文作豲云以穀圈養豕也禮樂記夫豢豕爲酒注以穀食犬豕曰豢楚語匆豢幾何韋注淮南時則訓案匆豢高注皆云穀食曰豢是凡以穀養之者皆曰豢御亦養者正義曰養馬曰圉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乘　服曰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　本疏

○釋文河漢各二服云河漢各二乘

案儀禮大射儀司馬師坐乘之注乘四四數之孟子發乘矢注乘四矢曰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釋文四馬曰乘方言四雁曰乘龍稱頭猶馬稱匹也故以乘龍爲四頭河漢各二乘合四乘十六頭也

其後有劉累　服曰後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夏本紀注

案隱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天子立有德爲諸侯有賜姓之事如世本謂舜爲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昭八年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此劉累本陶唐之後本有舊姓及劉累夏時爲諸侯夏后復賜姓爲劉猶周賜舜後爲嬀姓也御龍是氏史記夏本紀曰姓非也漢書高祖紀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言自劉累始得劉姓也

以更豕韋之後　賈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同上

案賈以元年傳唐人是因明劉累在孔甲時本封實是大夏豕韋至湯始伐孔甲時未嘗滅亡不得更代知此傳云更豕韋之後者非指劉累特承賜氏之下終言其後之在商者耳故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也祝融之後封于豕韋者指彭姓之豕韋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是豕韋爲祝融之後也云武丁滅之

者鄭語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殷本紀帝小辛立殷復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易稱高宗伐鬼方詩殷武稱撻伐荆楚武功爲甚若然豕韋爲伯于帝乙之時而當滅於武丁之世劉累之後實更其封故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　賈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同上

官宿其業　服曰宿思也今日當豫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本疏矣

案說文宿从宀佰古文夙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佰古文夙从人百佰亦古文夙从人百宿从此故周書寤儆戒維宿注宿古文夙若然雖夕不休所以思也論語子路無宿諸集解宿猶豫也今夕豫思明日之事所由早敬也如家人宿火漢時俗猶豫漢書召信臣傳言蘊火矣

鬱湮不育　賈曰鬱滯也湮塞也本疏

案正義曰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本正曰句芒　賈曰總言萬物句芒句芒祀于戶本疏

案古音亡明相近書盤諸亦作明都史記孟卯國策作芒卯詩言采其蘞說文引蘞作茵茵明之聲也故白虎通五行篇曰句芒者物之始生芒芒之爲言萌也是句

芒卽句萌矣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賈言萬物句芒知木正取名以春氣極盛言也杜云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豈春氣所達僅在木乎不如賈萬物之賅備矣正義曰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按孔說非也以木爲主而獨舉木則金之神曰蓐收能曰金之蓐收乎此不可通也云句芒祀于戶者此賈分言五祀之祭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後鄭曰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于木該爲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爲元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是鄭以爲五官之祀當在四郊四方賈謂祀于戶竈等祀者白虎通五祀云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是戶竈等祀爲五祀之正名此傳云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祭五祀時五行之官亦得祭之故曰句芒祀于戶也月令其祀戶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火正曰祝融　賈曰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祝融祀于社同上

案白虎通號篇說祝融云祝者屬也五行篇釋祝融云屬續也史記楚世家命曰祝融集解引虞注祝大也鄭語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曰祝始也是祝無定義賈云祝甚者亦大義也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亦曰祝甚詩既醉昭明有融鄭語云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是融爲明也月令曰其祀竈注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

金正曰蓐收　賈曰蓐收祀于門同上

案月令其祀門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俎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水正曰元冥　賈曰元冥祀于井同上

案月令作其祀行呂覽孟冬紀亦作行注或作井冬水王故祀之也淮南時則訓作其祀井白虎通五祀篇引月令亦曰其祀井則賈云祀井者呂覽注所云或本也白虎通又云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一說井以豕或曰井以魚

土正曰后土　賈曰后土祀于中霤同上

案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遂濟窮桑　賈曰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曰窮桑本疏服曰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國名紀八

案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曰少帝名摯字青陽降居江水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又引古史攷云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賈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爲窮桑者爲少皞正義曰賈以濟爲注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服以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且云世不失職則言其後世而言故以窮桑爲顓頊帝王世紀云顓頊始都窮桑後徙桑邱是窮桑曾居之矣

有烈山氏之子　賈曰烈山炎帝之號本疏

案祭法作厲山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又曰本起烈山或時稱之一號是烈山爲炎帝號信矣杜以爲神農世諸侯案祭法魯語並云有天下則非諸侯明矣烈山卽神農先儒之說同然則不得云神農世諸侯明矣劉炫規杜宜也

遂賦晉國一鼓鐵　服曰鼓量名也曲禮云獻米者操量鼓取

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本疏

案鼓量名者曲禮注云量鼓量器名管子地數民自有百鼓

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禮釋文引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

二石者爲鼓若是十二斛十二石之鼓則不得操不得以樂

浪人所呼當之故鄭僅曰器服曰量名不言所容之數荀子

富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與盆並舉斯爲然矣

廣雅釋器云斛謂之鼓小爾雅衡云石四謂之鼓蓋鼓無定

數也引曲禮者證量有鼓名云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者謂

遍賦國中也正義曰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

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

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甯

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

賦取其功也冶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

然令衆人鼓石爲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

按孔規服非也禹鑄九鼎貢金九牧刑鼎雖微賦鐵鑄之猶

貢金意也其不以權衡鈞石計者以鼓之屬量器微者卽家

賦一鼓財不費而易集周禮桃氏冶氏備于攻工月令審五

庫之兵金鐵具禹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注此物皆式

貢之餘財所作內府掌受良兵良器若然凡器物之財皆徵

于民今趙鞅荀寅藉兵役之需初賦錢以爲役器而藉以鑄

刑鼎故傳爲因上生下之辭而曰遂也是家賦一鼓何嫌多

乎杜云今晉國各出功力若是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無論鼓石之義爲傳文所無卽云各出功力共鼓當云役不當云賦當云役國人不當云賦晉國矣且鼓冶卽下文鑄字果如杜云當云一鼓鐵爲刑鼎足矣何容曰鼓曰鑄以重疊其文乎既云鼓石爲鐵又云計令一鼓已足迂折其詞傳意逾晦自當以服說爲長

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　服曰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本疏

案襄二十九年經書公在楚傳曰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若然則史例公在外于春王正月必書其所在之地所以解釋不朝之故也今昭公無爲君之道季氏不善公之所爲淮南子脩務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注非者不善之詞故于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皆缺朝正之禮而史不釋言之者季氏不肯也孔子春秋之時當補書之而亦不書者所以明季氏之罪耳此年書者謂此年史于春王正月書公在乾侯其書者何以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既不能入晉又不能返國季氏閔公之內外交困因于此年歲首書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之禮明猶以爲君也事君如在國二十七年傳文

三十一年傳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服曰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本疏

案傳文言不絕季氏則賜之死者是賜之不使死也既不使死是晉君以死賜季孫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服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 童子注疏本作老童此从惠校行歌象楚走吳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 周禮占夢疏

案十一年傳蓩宏曰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公子比弒靈王蔡侯廬歸于蔡是十三年歲在大梁歲星十二年而周天周而復始二十五年復在大梁由是而遞推至此年歲當在大火而服云是歲歲在析木者馮相氏賈疏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二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年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然則麻有超辰之法故服于三十二年傳注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應在鶉首超之則在鶉火矣由是二十七年復在鶉火由鶉火遞推之則是年歲在析木矣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明年傳曰越得歲是歲在星紀明年歲在星紀

則此年在析木矣後六年在大梁者三十二年歲在星紀定元年歲在元枵定二年歲在娵訾定三年歲在降婁至定四年則歲在大梁自此年數至彼年爲後六年也大梁水宗者漢書五行志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服取彼爲說也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者賈公彥占夢疏曰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日在星紀者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爲吳國分以星紀爲吳分野也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者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據史記是老童爲顓頊之孫然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曰顓頊生老童與服同則老童爲顓頊子當有古籍可徵也楚之先旣曰老童則所夢之童子爲楚象矣行歌象楚走哭者易中孚曰或泣或歌是歌哭同類故轉以歌爲走哭象也姬姓曰月在星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是月斗柄建子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一度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爲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若然則周時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值星紀之初用是爲

十二次紀首是姬姓日月在星紀者謂姬姓日月之次起于星紀也星紀之分姬姓吳者以星紀爲吳越同分其應姬姓則惟吳耳越據鄭語是羋姓吳越春秋爲姒姓　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者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伐鄆之役始見於春秋自是以來入州來圍巢戰于長岸敗于雞父亟爲侵伐靡世不有吳楚怨已深故楚衰則吳必得志今夢楚走去其國其所以致楚之走者必吳故曰吳其入郢郢楚之都也吳屬水者淮南子天文訓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其言星部地名曰須女吳須女在北爲吳分星北方水位是吳屬水猶商主火也水數六者月令冬其數六十月水位者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又曰太陰見于亥故十月爲水位也數六故主六年夏之十月爲周十二月此年十二月計去後六年十二月當入郢矣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故云有適而食吳終亦不克者卽下文云火勝金故弗克也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服曰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同上

案後六年定四年者釋史墨所言六年也十一月閏餘十七者指定四年十一月閏所餘之數也閏在四月後者以四年經有四月庚辰若四月後不置則十一月不得有庚辰乃入

鄅在十一月庚辰是彼年在四月後置閏杜氏長厤定四年閏十月是閏在四月後矣其十一月晦晦庚辰者釋名釋天云晦月盡之名言庚辰爲十一月晦日也杜以庚辰爲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月大故以辛巳日爲晦以服說相較差一日或服以是月爲小耳知入鄅在立冬後者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以夏正言之其時未得立冬以前有閏月則節氣當超前且晦爲月盡知庚辰在立冬後矣服以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鄅則是未復其月與史墨曰及此月之言不應惟幷閏數之且月盡則雖是十一月節氣實在十二月矣乃與史墨之言相合故曰復此月明此年十二月至後六年十二月而復也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晉語且以辰出而以參入注辰大火也月令章句自亢入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爲蒼龍之體南角北尾角卽龍角尾卽龍尾服故謂辰尾爲龍尾矣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此時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適服合之以證庚辰者以庚與庚配辰尾之辰爲星庚辰之辰爲日二辰實不同而名相配故知入鄅當以庚辰焉一日尾爲亡臣者御覽星部引詩緯氾歷樞云尾爲逃臣逃卽亡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者子胥楚亡臣吳用其三師以肄之計楚於是乎始病易繫辭下云天垂象聖人則之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服曰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弗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同上

案適讀謫也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此始見適在庚午天文訓丙丁巳午火也庚辛申酉金也白虎通五行篇精勝堅故火勝金是午火應克庚金而反有適謫爲變氣故不能克矣晉自文襄以來霸于諸侯會宋之後與楚亦稱同盟吳自遠夷將伐晉之同盟故夢發于執政之卿此服于傳終言簡子得夢之由

三十二年經取闞　賈曰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本疏

案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賈曰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本疏

案傳稱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而經書會而不書盟以昭公蒙難在外仲孫何忌與會而不與盟故史不書盟

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有吳乎　服曰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　周禮保章氏疏

案下文越得歲而吳伐之故史墨測天象而論之也歲星十

二年一周天者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淮南天文訓歲星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者晉語蓄力一紀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史記天官書歲星一曰紀星又云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史言古今之大數故以三十百年五百爲三紀此論休咎之已徵不過歲星三周而止三者天地人之數者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凡言三者皆具天地人也故周語紀之以三韋昭注三天地人也易豐三歲不覿干寶注三者天地人之數也故星紀三周至元枵哀公二十二年滅吳者謂歲星至

定十二年爲一周至哀八年二周至哀二十年三周由是二十年復在星紀二十二年在元枵而越滅吳計自此年至彼爲三十八年故史墨曰不及四十年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賈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本疏服曰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周禮保章氏疏

案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者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是歲星所居之次其國必受福也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者天官書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若然吳越同在星紀之分今歲在星紀是吳亦得歲可以罰人特不可伐同得歲則先舉兵者受其禍矣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者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云越得歲則知歲在星紀矣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者蔡復在十三年知是年歲在大梁者以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蔡復之年爲歲在大梁矣距此十九年者由昭十三年歲在大梁以歲行一次歷數歲之所次則距此十九年當歲在析木而歲在星紀者正義曰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按此歲有超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服知此超辰在此年者三統厤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算外得鶉

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服以此年爲龍度天門超一辰矣馮相氏疏曰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日跳度爲龍度天門也天門在戌者馮相氏疏曰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爲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于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者越次在十五年故今年得歲在星紀也龍東方宿者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木是東方之宿也爲天德之貴神者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馮相氏疏云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乙或曰太陰是太歲與歲星相應是爲天之貴神同也天官星占歲星蒼帝之長有人君之象是爲天德之貴神矣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卽天官書說也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者與賈說同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曰得歲者引鄭君說也正義引鄭氏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是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　服曰史墨晉史蔡墨魯世家注

案晉史晉太史也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服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同上

仁和葉維幹上海涵本禮校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九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定公

三年經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曰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本疏

案公即位已二年至此始朝晉故以爲緩朝經書至河乃復必晉人辭之故不入晉朝晉而來而不能入是失所矣宜諱之而不諱者所以罪己也

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　賈曰色如霜紈本疏

案今本作爽正義曰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是賈本作

霜紈者說文紈素也漢書地理志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冰紈卽霜紈也言此馬色似之故以爲名正義引馬融曰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淮南說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注練白也云羽如練則馬本亦作霜也

四年傳賮有煩言　賈曰賮至也本疏

案說文賮大呼也荀子正名賮然而不類注賮爭言也賮與賮同正義曰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賮謂見其至深之處賮亦深之義也按易釋文云賮京作嘖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服曰謂會同詩黍苗疏

案服以上言嘉好之事故云謂會同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謂合諸侯命事爲會合諸侯命政爲同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周之正禮會同皆君自行此兼及卿行者春秋時卿亦有與會同之事故有旅從之制

將長蔡於衛　服曰載書使蔡在衛上管蔡世家注

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注載盟者書其辭於策謂之載書此書當書盟者之名名以國之大小爲長次今晉將加蔡於衛上史記管蔡世家蔡侯私於周蔑宏以求長於衛蔡叔康叔之兄也　賈曰蔡叔周公兄本疏

案史記管蔡世家敘武王同母弟十人以蔡叔爲周公之弟此當別有所本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則蔡叔爲周公兄明矣此傳言蔡叔爲康叔兄而注云

周公兄者書康誥乃洪大誥治疏云鄭元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而稱康叔曰朕其弟小子封是康叔爲周公弟也康叔既爲周公弟明蔡叔爲周公之兄康叔亦當稱蔡叔爲兄矣

備物典策　服曰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疏

案正義曰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旂旌大呂　賈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旂析羽爲旌大呂鐘名衛世家注

案云大路金路者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注金路以金飾諸末無錫有鉤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故知大

路爲金路也少帛雜帛者司常云雜帛爲物注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以下有旂爲通帛則此少帛爲雜帛矣綪茷大赤者禮記雜記注引傳作旜旆詩六月白旆央央彼疏曰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左傳曰旜茷旂旌按此則綪或作旜杜云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則杜本亦作旜爾雅釋草茹蘆茅蒐郭注今之旜也可以染絳旜是大赤說文綪赤繒也旜可染赤故綪得或作旜正義曰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旂身旆是旂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即今之紅旗通帛爲旂析羽爲旌並司常文旂彼文作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正義曰然則大赤即是旂也於綪茷之下

更言旃者茂言旂尾旃言旂身圓其文故具言耳大呂鐘名
者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名名鐘知此大呂姑
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
康誥　服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是也漢書武帝紀注
基閒王室　賈曰基毒閒亂本疏
案杜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說
文基毒也引周書云來就基基
無始亂　賈曰無爲亂始御覽三百九十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服曰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
弟也　本疏○釋文引云畀我季芊之字
案釋文引服云畀我季芊之字稱季則其字也不得更字畀

我釋文字當作弟季芊已許嫁何以又適鍾建正義曰蓋遭
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云畀我季芊弟者爾雅釋親男子先
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然則男
稱女爲姊妹若女稱女亦可爲兄弟矣至其同事一夫則後
生爲娣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故其未嫁也則稱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賈曰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
尾使奔吳師驚卻其眾使王得脫本疏
案燧說文作㷔云塞上亭守㸚火者㸚篆文省史記周本紀
幽王爲燧燧是㸚又省作燧一切經音義十引世本造火者
燧人因以爲名也禮有金燧木燧以其可鑽火取火故曰燧
然則賈云火燧直燧是火也說文象長牙鼻南越大獸正義

曰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蓋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知以火繫象尾者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按田單去楚昭不遠當祖其燧象遺法彼束葦於牛尾則此以火繫象尾可知矣

王奔鄖　服曰鄖楚縣吳世家注

案宣十一年傳因縣陳言以陳爲楚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言滅九國以爲縣是楚名邑都爲縣其縣宰皆稱公如申公

葉公蔡公者也下云鄖公辛則鄖爲楚縣矣釋例土地名云鄖江夏雲杜縣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自注鄖鄉楚鄖公邑是鄖在竟陵非雲杜續漢書郡國志竟陵有鄖鄉注左傳桓十一年鄖人軍蒲騷下文云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杜云江夏竟陵縣有臼水自鄖奔隨涉之則鄖在竟陵明矣若雲杜之鄖本作邔應劭注地理志雲杜云今邔亭是也

平王殺吾父　服曰父曼成然楚世家注

案殺成然在昭十四年

以王奔隨　服曰隨楚與國也吳世家注

案桓六年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班氏自注云故國云楚與國者下文隨人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是隨爲楚與國也哀元年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是隨爲楚與國久矣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服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楚世家注

案傳稱申包胥而服云王孫包胥者國策楚策稱包胥爲芈冒勃蘇吳師道云芈冒卽蚡冒史記楚世家熊眴立是爲蚡冒包胥以芈冒爲王孫吳語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又曰吾聞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亦稱包胥爲王孫也

五年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賈曰稷楚地也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栢縣境

六年傳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賈曰舒鼎鼎名昭兆寶龜

本疏

案正義曰蓋衛文公鑄此鼎也昭兆寶龜者兆說文作𠂤云灼龜坼也周禮太卜掌三公之灋釋文云兆亦作𠂤是兆是龜坼質言之則龜亦爲兆漢書文帝紀注引應劭曰龜曰兆文選劇秦美新曰神卦靈兆注亦以龜爲兆矣正義曰成公新得此龜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

於是乎遷鄀於都　服曰都楚邑吳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爲湖廣襄陽府之宜城縣所謂鄢鄀也以

江陵爲紀郢故謂此爲鄢郢史記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鄢
楚恐北去徙都都實當春秋定公之六年吳入郢後之二年
矣因仍謂之郢故左傳曰遷郢於都也今縣西南九十里有
故都城

七年經 九月大雩 賈曰旱也本疏

案雩有常雩有旱雩常雩者傳稱龍見而雩是也旱雩者周
禮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上文經書大雩此
復大雩與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同彼傳云旱甚
也則此兩雩亦是旱甚傳不言者以文見於彼可據彼以明
此故不發傳若是常雩一秋不得有兩雩之理杜云過也恐
非經意

傳齊人歸鄆陽關 服曰陽關魯邑 魯世家注

案昭公時齊人取鄆以居公前年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
鄆則是叛歸齊矣至是齊人歸於魯襄十七年傳師自陽關
逆臧孫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

八年經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賈曰還至不月爲曹伯
卒月 公羊本疏

案還至不月者桓二年經書冬公至自唐又莊二十四年秋
公至自齊僖六年冬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宣五年夏公至自齊七年秋公至自伐萊八年春公至自會
襄十年夏公至自會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昭二十七年春公
如齊公至自齊其桓十六年經書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曰

以飲至之禮也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傳曰九月公至書
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是或行禮或飾諱書
月非是則還至不書月者多今書月者爲下文曹伯露卒當
書月而公至自齊適在其前故月之實爲曹伯卒月也
從祀先公　服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記禮器疏
案僖公逆祀在文二年禮記禮器疏云按外傳云躋僖公弗
綦曰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
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
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自同國語之
說公羊董仲舒說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
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
上不順爲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昭
穆也

傳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服曰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
儀禮大射儀疏
案呂覽尊師得之無矜注矜自伐言志目非其實然不過僞
辭以自伐耳

主人出師奔　賈曰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本疏
案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正義曰今杜必異於
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以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
而還下傳陽貨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
逐虞邱之人是賈言非也按師中奔皆是奔敗如杜所云傳

當云僖後師助之攻不當云師奔也云師奔明是魯師奔走而卻退也至下文云猛在此必敗正是陽虎見師已奔詭辭自解故傳云陽貨僞不見冉猛者若遣師助之則猛因虎激反逐麇邱人當有繼者何傳云猛逐之顧而無繼明師盡先奔故反顧而後無繼者也傳文甚明孔反謂賈爲非失之劉恭晁曰賈氏但言奔走卻退此釋經師奔之文未嘗言敗正義殊不瞭

魯於是始尚羔　賈曰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本疏

案周禮大宗伯曰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禮於典命敘孤四命而曰以皮帛其下敘卿大夫命數而不詳所執以羔雁之摯已見大宗伯文故不復述其孤執皮帛亦見大宗伯文而典命必複言者所以舉一以示例言孤四命以皮帛則卿三命以羔大夫再命以雁不必煩言而自見矣賈舉周禮而約其文故兼言其命與摯也孔氏駁之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孔氏此言直未明典命之文妄加駁斥耳知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者以其舞用八佾斂用璵璠事事僭禮則其平時執摯必廢卿羔之禮而用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及見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大國之卿尚守

典禮而趙簡子中行文子且以卿而執大夫之摯相形之下不敢僭侈於是始復禮而用羔焉杜云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按五年傳仲梁懷曰改步改玉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豈爲君行事佩君玉尚優爲之獨於所執之摯反就大夫以自卑乎至於羔尊雁降禮有明文豈有秉國之政未諳典故至此始知羔之尊貴乎且尚者上也惟始貴皮帛而賤羔今見大國之卿皆諳禮制因亦遵循故曰始尚羔也

九年傳載蔥靈寢於其中　賈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

案說文輜輜輧衣車也輧車前衣也車後爲輜釋名釋車曰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輧車輧屏也輜輧之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輧宋書禮志引字林曰輧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是輜輧析言之則有前衣後衣及有邸無邸之別渾言之則同故說文又曰輧輜輧也列女傳齊孟姬曰立車無輧非敢受命釋名輧車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輧車直衣前蔽云四面漢書霍光傳昌邑王略女子載衣車然則有蔽兼言輜車也

輜輧載衣物可臥息爲婦人所乘故陽虎寢於其中而逃僞託爲婦人也云有蔥有靈者明衣車所以名蔥靈也蔥从艸悤聲蔥者囪之古文說文在屋曰囪此車兩旁開蔥正義古說音囪讀若蔥鮑照翫月詩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囪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陶潛詩有酒有酒閒飲東囪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是六朝人猶讀囪爲蔥

孔氏謂兩旁開蔥蔥中豎木謂之靈如孔言是靈卽櫺之古文說文云櫺楯閒子也一切經音義

四引通俗文云疏門曰櫺文選游天台山賦彤雲斐璽以翼櫺注櫺窗閒子也是蔥閒施櫺故曰蔥靈矣靈又通軨文選四十八注引尚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李尤小車銘軨之嫌虛疏達開通是也

哲幘而衣貍製　服曰貍製裘也詩七月疏

案正義曰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詩羔羊素絲五緎疏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豵衣色故也禮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伐夷儀是周正之秋未寒而衣裘者正義曰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需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儆無存者以五家免　服曰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

案免卽復除後漢光武紀注復爲除其賦役也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云齊得優其爲役者詩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寬其爲役猶今世云優免矣夷儀時爲有故齊得以此令之

十年經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服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孔子世家注

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服曰東海祝其縣是也齊世家注

地二名水經淮水注

案云東海祝其縣本漢書地理志文也云地二名者釋例云

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之比是也此經云夾谷傳以夾谷即祝其故曰會于祝其實夾谷明地二名故服云然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賈曰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本疏

案以三百乘從齊師則受齊役也盟辭如此經故諱而不書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服曰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鼓鐘疏

案饗禮今亡上云齊侯享之而此云犧象則享禮有犧尊象尊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故得備犧象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注獻讀爲犧明堂位曰犧象

周尊也詩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箋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是鄭以鼓鐘爲嘉樂也服與之同詩云鼓鐘傳謂鼓其淫樂是以鼓爲擊而服兼言鐘鼓者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是嘉樂鐘鼓備也

〈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曰仲由子路魯世家注三都三家之邑也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服曰三子孟孫叔孫季孫也孔子世家注

案論語公曰告夫三子集解引孔曰謂三卿也是季孟叔時

稱三子

入及公側　服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同上

案人卽上文費人也時公登武子之臺故曰入及公之臺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服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同上

公斂處父　服曰成宰也同上

案禮記禮器子路爲季氏宰注宰治邑吏也時公斂處父治成邑故曰成宰

十三年傳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服曰往年趙鞅圍衞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趙世家注

衞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

案十年傳趙鞅圍衞報夷儀也衞貢當在此時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　服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同上

案儀禮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是諸父兄亦稱父兄云邯鄲中長老者國語晉語讓父兄也注父兄長老也方言六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是長老亦得稱父兄也服故兼言之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服曰稷午子同上

案趙午卽邯鄲午世封邯鄲故稱邯鄲其氏則趙也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　服曰范氏之側室子同上

案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言穿爲側室子也

梁嬰父嬖于知文子　賈曰梁嬰父晉大夫也同上

今三臣始禍　賈曰范中行趙也同上

韓魏以趙氏爲請　服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同上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　賈曰檇李越地吳世家注

案吳越春秋云吳王夫差增越封西至於醉李似敗吳時尚爲吳地杜氏通典云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故賈云越地今嘉興府治南七里地名國界相傳爲吳越分界處也則檇李亦有越地故賈云然吳越春秋所言當謂吳界內之地名檇李者亦以界越也

傳使死士　賈曰死士死罪人也同上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賈曰南子宋女衛世家注服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本疏

案子是宋姓故知南子爲宋女也時齊宋會洮衛侯以宋公在洮亦往會之不書者以召宋朝是私事故不告正義曰此會于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過宋野已隔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平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孔氏規服如是今知不然者以會于洮若不定爲宋衛則三字爲贅若云以齊宋會洮衛太子就往獻盂因書曰會于洮則從無兩君盟會之時忽雜以他國獻地之事若謂追言衛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在遠年則其上當如傳例加初以別之若謂欲說過宋野因記會于洮

時則當如傳例云會于洮之月云會于洮明是上屬云召宋朝明是齊宋會洮之時衛侯所往會者宋公矣故傳不必再書國名而其事自見也至孔云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按傳於各國公子或往仕或來奔皆書其故可見名在屬籍不輕於往來也宋之公子而謂衛侯欲召則召於理尤未順也

謂戲陽速曰　賈曰戲陽速太子家臣衛世家注

案速史記作遬云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云徒是太子家臣也

十五年經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賈曰欲救宋蓋恤鄰也公羊本疏

案傳云謀救宋也以鄭罕達伐宋故周禮大宗伯以恤禮哀

寇亂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哀公

元年傳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　服曰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閒本疏

案故江國文四年楚所滅者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應劭注故江國昭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是爲平侯地理志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地理志定陵注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是

江在安陽爲淮水之旁蔡徙新蔡屬汝水之末時蔡賂楚地使之進疆蓋過江國故界逼汝尾故曰江汝之閒蔡既失國都故下文云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言又由新蔡退徙州來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賈曰夫椒越地吳世家注

案杜云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通典云包山一名夫椒山卽西洞庭山也在太湖中左思吳都賦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卽此山據此似夫椒爲吳地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韋昭云今太湖是也則夫椒在太湖中或此時本爲越地也然檇李已爲吳越分界不得更至太湖哀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杜云姑蔑越地今東陽太末縣則非太湖也吳語云句踐起師逆之江當是今之錢塘江也傳云保於會稽卽今之稽山則夫椒爲近江之地故越敗之後卽得退保會稽也賈云越地當得其實

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服曰行成求成也同上

案詩縣虞芮質厥成傳云成平也求成言求平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賈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夏后相也同上○夏后相云同惟因字誤作曰本疏引

案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浞因羿室生澆處澆于過是過爲澆所國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者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有斟尋氏斟氏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引應劭曰古斟尋禹

後今斟城是也又壽光注引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
又斟琅氏自注云故國禹後水經巨洋水篇注云濊水北逕
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
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是京氏以斟國爲斟尋非平
壽矣其爲禹後則同是二氏夏同姓矣云夏后相依斟灌而
國者巨洋水篇注引汲冢書云相居斟灌與賈說同是賈及
見古籍因以爲據也又引皇甫謐云夏相徙帝邱依同姓之
諸侯於斟尋氏是斟尋亦相所依故過澆滅斟尋氏云故因
殺夏后相者上文殺斟灌氏相國於是因亦殺之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賈曰緡有仍之姓
也有仍國名后緡之家服曰少康后緡遺腹子　同
上

案緡爲有仍之姓者以女子必繫父族之姓云后緡猶太任
邑姜也知后緡爲有仍女者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然則謂嫁曰歸歸宗者亦曰歸傳稱歸于有仍是有仍
爲后緡家也少康爲遺腹子者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君薨適
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是君薨
而生者爲遺腹子今后相已殺故少康爲遺腹子也
逃奔有虞　賈曰有虞帝舜之後　同
上
案史記五帝紀帝舜爲有虞又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
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是舜後子孫國號亦不改
也故魯語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云宗舜
是在舜後云有虞氏則舜後子孫國名亦稱虞也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賈曰綸虞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同上

案少康爲虞庖正則綸是虞邑故得與之漢書地理志梁國有虞縣續漢郡國志梁國虞有綸城注云少康邑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五百人爲旅司馬序官文詩信南山箋云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若然甸成之制禹已經畫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後鄭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成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　同上

案云因此基業者言因綸之田衆也云稍收取夏遺民餘衆者襄四年傳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是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太宰注典常也經也法也謂修夏之舊典常濛也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曰以緜配天也賈曰物職也　同上

案云以緜配天者禮記祭法云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緜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既於郊祀以稷配天則禮曰郊緜亦必配天明矣云物職者廣雅釋詁職業也言不失舊業也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服曰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

醬饋之饘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游者必
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本疏

案服所云約越語文　服曰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餘若簞醪注流也本疏

案若簞醪注流者黃石公記云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
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
軍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服援以比分熟食之意

二年經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人盟于句繹　服曰季孫
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本疏

案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子同伐
邾及此盟獨有二子無季孫是季孫不與盟也當由敵服故
季孫先歸耳

傳子南僕　賈曰僕御也衛世家注

鄙不足以辱社稷　服曰鄙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
衛世家注

三揖在下　服曰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本疏

案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
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
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
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故服云三揖卿大夫士也士揖

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司儀文服引之者言王有此三等揖諸侯於卿大夫士亦得同之

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　服曰衰經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同上

志父無罪　服曰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本疏後得歸改名志父　釋文○本疏作釋文既復更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

釋文

案趙鞅入晉陽以叛在定十三年諸侯之策列國史也文十五年傳云名在諸侯之策是也云書晉趙鞅叛者謂列國之史據晉告書也後得歸者定十三年經書晉趙鞅歸于晉是也其改名志父者以諸侯之策書叛恥其惡名故更之春秋仍舊書趙鞅者以此年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故云正義曰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卽書虔公子棄疾殺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卽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按孔氏之言是也鞅之改名祇自諱耳傳記他人猶稱其舊名不獨國家也故下文誅賸之禱曰使鞅討之十七年傳稱晉趙鞅使告於衛至其敘鞅之言則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可證傳記及他人均不稱其改名也

郵無卹御簡子　服曰王艮也本疏

案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艮與嬖奚乘王艮是簡子御者

此無邮亦御簡子故知爲王畏也劉恭冕曰下文稱郵畏可證

三年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服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本疏

案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休注云據雉門及兩觀親過高祖親疏適等服意亦以文與雉門兩觀言及者異取公羊爲說以桓僖皆當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祭法云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若然則五廟外皆所當毀故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卽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迭毀者也

傳命藏象魏　服曰象魏闕也法令懸之朝謂其書爲象魏闕覽

一百七十九

案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魏闕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記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出遊于觀之上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設兩觀莊二十一年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桓三年穀梁傳云不出闕門吕覽仲冬云塗闕庭門閭是也亦謂之魏闕吕覽審爲云心居乎魏闕之下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然則本名爲觀爲闕賈公彥云周公謂之象魏其名象

魏者太宰縣治象夏官縣政象秋官縣刑象是象法令之書之名以此是縣法令之地巍然高大故曰象魏矣書蔵名象而曰象魏以治政等象縣於魏闕故名其書亦曰象魏也正義曰彼言朔日縣之十日即斂之前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服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本疏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孔子世家注

案季氏出桓公者季友爲桓公子出桓公猶言生自桓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立叔孫氏是卿大夫得氏者爲立矣季友事僖公僖十六年經書公子季友卒劉炫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故云僖公所立季氏世專國政顧其私恩故桓僖之廟當毀不毀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愚謂聖人與天合德故知之也

召正常　服曰召而問兒死意本疏

案上文云則或殺之矣乃討之不知所殺之人故云或說文云討治也正常既告而奔視之則已殺矣當時治此事者不能不問正常也故召之

四年傳襲梁及霍　服曰梁霍周南鄙也水經注

案水經汝水注云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建武二年世祖遣

徂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得霍陽聚卽此霍陽山水
又逕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矣若然梁是
周之南鄙小邑霍卽霍陽聚也以霍陽山得名汝水注又引
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
梁注引應劭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
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
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注引傳云襲
梁及霍

五年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服曰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
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　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云昭七年燕人所歸者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經曰
暨齊平服氏用許惠卿說謂燕與齊平既平之後得爲婚姻故以燕姬爲此年歸也不成爲未冠者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故未冠爲不成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服曰諸子鬻姒景公妾也淖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　同上

案諸子爲庶公子者周禮宮正疏云諸庶一也於諸侯卽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此賈以對文故分天子諸侯其實散文諸侯之子亦稱諸子如天子之嫡子稱太子　王制云王太子經書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　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傳於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太子世子名稱不定太子世子無定名知諸子庶子亦無定名也諸庶也

曲禮諸母不漱裳鄭曰諸母庶母也嚭姒史記齊世家作芮姬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故服曰景公妾也滔于人所納女者晏子內篇諫上云滔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史記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服曰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年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上

案今本作恐其爲太子也服本無太字故云爲子爲太子也古者稱繼儲者爲子故子南爲靈公子而公謂之曰余無子將立女者也云荼少故恐立之者晏子內篇諫上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史記齊世家云荼少故恐立之者晏子內篇諫上諸臣謀欲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故服釋齒長爲年長一旦不諱者史記商君傳云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後漢書桓榮傳云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曰言二三子閒於鄰國憂虞則疾疢在其閒今無疾疢何爲不自謀身樂何憂無君乎同上

案閒釋文云又音閒廁之閒言二三子廁於敵國外患則可憂可虞以爲疾疢今無此患則當謀樂何必爲此遠慮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服曰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嫚之子高張也同上

案國景卽國弱成十八年傳國弱來奔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是也景其謚昭二十九年經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杜云高偃子服云高嫚之子當是偃之訛文御覽轉寫誤耳

寘羣公子於萊　服曰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同上

案云寘置者易坎爻辭寘于叢棘釋文云寘張作置是寘卽置詩卷耳寘彼周行傳亦云寘置也萊齊東鄙邑者漢書地理志東萊郡師古注故萊子國也襄六年齊侯滅萊是萊滅後爲齊邑定十年傳若使萊人以兵叔魯侯正義曰萊東萊黃縣地在東邊又裔不謀夏疏曰萊是東夷其地又遠是萊爲齊東鄙邑也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服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齊世家注

案五公子謂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也遠遷鄙邑謂寘於萊釋名釋喪制云葬不如禮曰埋是埋亦葬也故曰葬埋愍而歌謂憐之也師衆也易師彖辭黨所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是齊人謂所爲黨也小爾雅廣詁之適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乎

六年傳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服曰圍晏嬰之子　同上

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服曰閉塗不通外使

也越女昭王之妾 楚世家注

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塗一作壁是閉塗爲築壁壘於往來之道使外人不知王卒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曰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 本疏

案云諸侯皆有太史者書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宣二年傳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襄二十五年傳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襄二十年傳晉太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皆有太史之官云主周所賜典籍者昭二年傳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十五年傳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是太史在列國掌周所賜典籍也服欲明周太史之稱故云然也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者以傳云使問則周太史當在周故又引或說也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 楚世家注

案書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禮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按周禮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嶽鎮瀆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穀梁傳注引鄭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則不祭卽服云祀其國中山川者也以爲受王命者封國之初其得祀在其地之山川亦王所命故論語謂顓臾曰昔

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　賈服曰逸書夏桀之時　本疏

案以書稱冀方又言乃滅而亡故定爲夏桀時之書晚出古

文輯其辭入五子之歌

八月齊郎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賈曰遣意來召

日月錯誤其說未聞　本疏

案賈本當無奔字故以意茲之來爲召陽生也史記齊世家

云八月齊秉意茲　秉郎同音　田乞郎陳僖子敗二相是史遷所采左氏

說亦無奔字故以秉意茲與田乞同逐高國杜本有奔字故

注云高國黨晉宋以後本皆有奔字故史記集解於秉意茲

下引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郎意茲來奔魯云日月錯誤者以

經云秋七月楚子軫卒郎繼之曰齊陽生入于齊則陽生似

七月入齊而傳於八月始云來召故賈云錯誤然經於冬前

惟書七月不見餘月或陽生歸在八九月閒經有闕文未可

定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　賈曰齊邑　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或曰在今青州府臨朐縣界

七年傳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賈曰周禮王合諸侯享

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吳世家注

案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饗諸侯

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

掌客又曰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飧五牢
牢爲
九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飧四
合牽四
子男饔
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飧三
牢
服引此文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　服曰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
本
也
疏

案服以此二句合下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皆爲孟孫
言孟孫不欲伐邾以子服危將焉保之語爲然云二三子以
爲何如欲諸大夫所對與子服言合則季孫意沮矣乃諸大
夫阿附季氏反以滅小爲是孟孫因曰諸大夫意中豈不知
伐邾必危何故不言可危之狀而反爲是言乎如服所解於
文爲便杜以知必危何故不言屬上爲諸大夫言以下二句

方是孟孫語而解之曰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
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解似迂曲

衆君子立於社宮　服曰衆君子諸國君本
疏
賈曰社宮社也曹
世
家
注

案各本皆作諸國君妾耳宋本作妾耳是也疏以服云諸國
君爲妾耳然疑服本當無子字故以衆君爲諸國君若有子
字服當不如是釋也杜無注史記亦作衆君子或涉彼文而
然正義曰不識姓名故唯曰衆君子也若然則曹叔振鐸夢
者何以又識之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乃背晉而奸宋　賈曰以小加大同
上

案隱三年傳云小加大所謂六逆也曹是小國背晉奸宋是

以小加大也

九年傳遇水適火　服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本疏

案南方屬火云適火故知兆南行也其所云卜法以五行之象會意當是相傳古法書疏曰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孔氏所云用龜之法與服卜法相同是唐時猶存此法

十年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曰諸侯相臨之禮　吳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異姓諸侯有朋友之誼故曰友邦其相臨之禮若在國亦當哭諸寢門之外今在師

故哭於軍門之外

侵及賴　服曰賴齊邑　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濟南府治東近章邱縣界有賴亭

十一年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賈曰虞殯遣殯歌詩　本疏

案正義曰禮啟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服曰顚隕

也越墜也顚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吳世家注

案離騷云厥首用夫顚隕王逸注自上下曰顚易雜卦傳云大過顚也虞注顚殞也說文隕從高下也越爲墜者禮記緇衣云毋越厥命以自覆也注越之言蹶也楚辭惜誦云行不羣以顚越兮注成二年傳越于車下注並云墜也不共爲無道者其與恭通書堯典允恭克讓鄭注云不懈於位曰恭周語云夙夜恭也注夙夜敬事曰恭周書謚法解云尊賢敬讓曰恭無此則無道矣故不共爲無道劓說文劓之或字廣雅釋詁云劓斷也十五年傳以戈擊之斷纓史記作割纓是割亦斷也珍者爾雅釋詁云絕也言有隕墜先緒而無道者當割絕之勿使有遺種也

屬其子於鮑氏　服曰鮑氏齊大夫同上

使賜之屬鏤以死　服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同上

案史記吳世家及伍子胥傳並云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是屬鏤劍名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自刻曰刎刎又二十五引字畧曰斷首曰刎刎割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服曰文子衞卿也孔子世家注

胡簋之事　賈服曰夏曰胡周曰簋本疏○疏止引夏曰瑚一卽本賈服故疏云杜亦同之句然杜注夏曰胡周曰簋

案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胡卽瑚之省文韓敕碑云胡簋器用胡輩卽瑚璉據明堂位文則當云夏曰璉然論語集解引包注明堂位疏引論語注並云

夏曰瑚與賈服同疑記文本云夏之四瑚殷之六璉今作夏璉殷瑚者互倒耳皇侃疏以鄭注論語爲誤則六朝以來已曰四璉六瑚矣惟瑚屬夏璉屬殷故夫子順以舉之曰瑚璉也盤說文云黍稷方器也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服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孔子世家注

季孫欲以田賦　賈曰欲令一井之閒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司馬法云四邱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邱牛云一井之閒出一邱之稅者魯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曰先王制土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仲尼惟言一井所出則此云田賦者謂用一井之田賦耳小司徒後鄭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通卽周禮之邱是出賦從邱爲始今於一井之田而定爲賦是以一邱之供令一井出之矣韋昭云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十二年經　公會吳于橐皐　服曰橐皐地名也吳世家注

案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橐皐注引孟康曰音拓姑顧氏棟高曰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拓皐橐訛爲拓又訛爲柘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皐鎮俗猶名會吳城

傳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賈曰言孟子若言

吳之長女也本疏

案經書孟子傳者恐後人知宋是子姓誤以爲宋女曰不書姓明經云孟子子非夫人之姓賈體會傳意以孟是長女亦稱子故云若吳之長女也釋經書孟子之意如此非以子爲姓也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曰尋溫也論語爲政疏服曰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也儀禮有司徹疏

案儀禮有司徹云乃燅尸俎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禮郊特牲血腥爓祭注爓或爲燖是燖燅爓一字皆溫也今傳作尋古文也中庸溫故而知新鄭云讀如燖之溫是尋爲溫也又說文云尋繹理也繹有重義故爾雅曰繹又祭也服謂尋之言重是以尋爲燖也其曰溫者與賈說同寒爲歇者對燖而言火熄則寒故寒爲歇云寒而歇者猶云火歇而寒也

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服曰致賓禮於地主本疏

案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然則服云致禮於地主者言侯伯既爲盟主則地主亦在賓列當致賓禮也賓禮者正義曰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

十三年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賈曰吳世家注惡其聞諸侯服曰以絕口案云惡其聞諸侯者恐諸侯知其敗信不能終會故惡其聞

於諸侯也云以絕口者猶今人言滅口矣

乃先晉人　賈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同上

案外傳者國語也吳語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此云先晉人與外傳異賈以外傳來之列國所紀敘事雖有曲筆而盟歃先後不容妄說至魯史公書其事宜其移易以示抑揚以晉侯讓故先書晉且復外吳示華夷之別傳因而實之下文子服景伯稱吳爲伯又曰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又曰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明是吳人先歃故稱吳爲伯劉恭冕曰乃先晉人文承司馬貞說之後則先晉人謂吳先晉人也內外傳義同注家始謂有異耳

十四年　經春西狩獲麟　賈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本疏書稱鳳

鳳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來也□□服曰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本疏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詩麟趾疏性作禮仁則鳳凰來儀禮記禮運疏賈服曰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本疏序疏引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作孔子以哀十四年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

案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郎禚皆書地名此既狩于大野亦當書地乃不書地而云西狩者明夫子道繫西周故麟自西得也道繫周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是修春秋以文武爲憲者也書稱

鳳凰來儀者鼻陶謨文自外謂之來如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是也今麟不言來明非外來也禮運疏引異義云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服以麟爲中央獸不從陳說而以吾立言之說解西狩故曰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也又異義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公羊疏曰春秋說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案鄭謂緯爲說則左氏說卽春秋緯而服用之說麟所屬之位先儒各就意解故異義又曰公羊說麟木精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愼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駁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是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無近誣乎按鄭此駁以許引禮運不合禮運四靈有麟無虎記禮者以意自配麟爲西方許引禮運之下而云西方虎則爲贅詞云中央麟則爲移置故鄭駁之若以五行言之則曲禮曰前朱鳥而後元武前後卽南北朱鳥鳳凰屬元武宿有龜考工記云龜蛇四游以象營室也注營室元武宿左青龍而右白虎左右卽東西水火金木各有所屬中央土則以麟配之是也詩麟趾傳云麟信而應禮箋云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信屬土鄭不異毛說則亦以麟爲土獸矣土爲信者白虎通情性篇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是土爲信矣云信爲禮之子

者又五行篇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是木生火等輩爲母生子也又情性篇云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若然土爲信火爲禮火生土故云信爲禮之子云修母致子者昭二十九年傳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此漢儒本左氏說義推修母致子之法服亦同之書洪範疏引鄭云五行傳曰貌屬木

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漢書天文志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南方夏火禮也視也西方秋金義也言也北方冬水知也聽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若然則視明禮修而麟至者火修致土也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者土修致金也言從又成而神龜在沼者金修致水也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者水修致木也貌恭性成則鳳凰來儀者木修致火也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追迹三代之禮論語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史記又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是也三年文成致麟者自十一年至此爲三年文成致麟謂修禮致麟感毋修故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賈曰此下弟子所記本疏服曰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春秋序疏

案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經更有此下者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經也故賈於此別之明此下非仲尼修矣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者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今射以句繹來奔與三叛同若獲麟以下仍是孔子所修則彼傳亦當舉之不舉者足證此下至仲尼卒是弟子所記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賈曰陳氏邑也齊世家注

案惠氏棟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郩並音舒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按徐舒古字通

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服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孔子世家注　商名本疏索隱引子姓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

案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其藪夏屬徐州禹貢徐州云大野既豬周屬兗州周禮職方云其澤藪曰大野與爾雅合是大野爲藪名云魯田圃之常處者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傳云禽獸居之曰藪田者大司馬云遂以蒐田遂以苗田

是也圃者車攻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韓詩作圃是田狩之地亦曰圃故圃田爲鄭藪今大野是魯藪也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者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鉅墅注云大墅澤在北兗州藪水經濟水注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今曹州府鉅野縣之西有鉅野故城車車士微者謂叔孫氏之御車者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卽本服說注云車士將車者也子鉏商服以子爲姓鉏商爲名王肅家語注同杜以車子連文云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　服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孔子世家注

伸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服曰伸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伸尼至也同上

案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麕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蠋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按何氏以讖緯釋經直以麟爲劉氏來其說荒誕服故顯異之曰明麟爲仲尼至也正義駁

之曰服以仲尼名之卽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愼之矢季氏之臏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按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椒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詩麟趾疏引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子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詩釋文云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白虎通封禪篇云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若然則麟非無故而至今周衰魯微麟不當至而至說公羊者假以貢媚漢氏說愈不經服以修毋致子明麟之至實爲孔子庶非矯誣孔氏不達此旨乃援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以相稱難豈朽骨古矢亦如麟之應瑞而至乎斯不倫矣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賈曰闕止子我也齊世家注

案田敬仲世家曰子我者監一作闕止之宗人也史遷采他說不足據

諸御鞅言於公　賈曰鞅齊大夫也同上

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沐備酒肉焉　服曰夕省事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陳逆詐病而遣也同上

案成十二年傳云朝而不夕昭十二年傳云右尹子革夕魯

語云卿大夫夕序其業卽省事子我因省事而當入告故暮見於君也田敬仲世家云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是陳氏謀有齊國久矣爾雅釋詁云詐僞也內則云其閒面垢燻潘請醾使逆僞病不能櫛沐則面垢易生因遺之潘沐也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服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上

案陳宗宗長之家者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注宗子者適長子也然則宗長之家謂陳氏繼別之家正義謂指陳成子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　賈曰豹陳氏族也公孫齊大夫也同上

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服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

案言於陳氏疏遠明己不當立也云不從子我者不過數人蓋懼其盡逐也此見陳宗之和故許豹以位而對者如此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服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同上

案周禮司戈盾云及舍注舍止也故以舍於公宮爲止於公宮後漢光武紀注閒諜也謂伺候閒隙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服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成子兄弟見子我
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閽豎以兵禦陳氏 同上
案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
廩邱子鑿茲芒子盈惠子得連成子爲兄弟八人八人四乘
則知二人共一乘也子我在幄本在門內以成子兄弟至出
逆之則在門外成子輩見其出遂馳突而入反閉子我於門
外故不得入侍人爲閽豎者周官序官寺人注寺之言侍也
是侍人卽寺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
人是奄豎之類故曰奄豎月令仲冬云命奄尹申宮令審門
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是內宮門閽奄豎掌之今見陳
氏閉門故以兵禦史記云宦者禦之是也杜云子我侍人失
之
子行殺侍人 服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 同上
案子行在公宮爲內應故得自內而殺侍人也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服曰當陳氏入時飲酒
於此臺欲徙公令居寢也 同上
太史子餘 服曰齊大夫 同上
聞公猶怒將出 服曰出奔也 同上
案成子曰何所無君是欲奔異國之辭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服曰陳宗先祖鬼神也 本疏
案祭法注祖宗通言耳然則曰陳宗者卽云陳之先祖也云

鬼神者連文耳正義曰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此亦然也

屬徒攻闈與大門　服曰屬徒會徒衆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齊世家注

案屬爲會者齊語兵車之屬三注屬亦會也大司馬屬其植司農注屬聚會之也云大門公門者謂宮之正門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成十年壞大門及寢門而入是舍寢門外凡庫雉路皆得爲大門也

適豐邱　賈曰豐邱陳氏邑也同上

殺諸郭關　賈曰齊關名同上

將殺大陸子方　服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同上

案下文東郭賈奔衛故知卽子方也

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同上

十五年傳將以尸入　服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本疏

案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文彼注云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正義曰在牀曰尸者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更還牀上旣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在棺曰柩者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色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

爲尸

書社五百　服曰書籍也孔子世家注

案書籍者謂以社數書于策也荀子榮辱循法則度量形辟圖籍注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今人言戶籍籍貫矣

舍於孔氏之外圃　服曰圃園衛世家注

案太宰圃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折柳樊圃傳圃菜園也

二人蒙衣而入　服曰二人謂艮夫太子蒙衣謂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同上

案知婦人之服者下云以姻妾告故知爲婦人服也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故知以巾蒙其頭也

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　服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賈曰昏姻家妾也同上

案婚姻家妾者爾雅釋親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說文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婚婦家也禮娶女以昏時婦人陰故曰婚釋親又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故文每多連舉我行其野詩云婚姻之故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婚姻晉語云納女工妾三十人注妾給使者是姻妾爲婚姻給使之人也

遂入適伯姬氏　服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上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曰先至孔悝所同上

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賈曰介被甲也輿豭豚欲以盟同上

案周禮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注介被甲說文豭牡豕也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其子或謂之豚是豭豚皆豕也故謂豭爲豚與豭欲與孔悝盟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十七年傳曰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若然則諸侯盟用牛而此以豭何人斯疏引鄭駮異義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悝以豭下人君耳詩疏耳作牲誤校勘記未及檢今從本傳疏改

遂刻以登臺　服曰於衞臺上召衞羣臣同上

案定四年傳邾子在門臺然則衞臺當卽門臺故得以召羣臣

聞亂使告季子　服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同上

案弟子列傳子路爲衞大夫孔悝之邑宰此服所本

召護駕乘車　服曰召護衞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上

案傳作召獲此依史記作護或服杜本不同也攷工記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兵車革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巾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注卽戎謂兵事若然欲有兵事當乘兵車今駕乘車其不拒父明矣輒蒯聵子故曰拒父

行爵食炙　服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上

案上云欒甯將飲酒則未行爵云炙未熟則未食炙也及告

季路後炙已熟乃飲酒食炙服以欒甯行爵食炙隔召護駕
乘車一語故指明之
奉衞侯輒來奔　服曰召護奉衞侯　同
上
案召護將奉衞侯出故駕乘車又中隔行爵食炙一語恐後
人迷懵故明言曰召護奉衞侯正義曰此句顚倒辭義不允
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劉炁晁曰傳
行爵食炙既畢亦與召獲同　文當是欒甯
奉衞侯來奔未必句有顚倒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賈曰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
將出奔　同
上
案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
弗及不踐其難　賈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　同
上

案說文踐履也
食焉不辟其難　服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
國也　同
上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　服曰公孫敢衞大夫言輒已出無
爲復入　同
上
石乞孟黶敵子路　服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　同
上
案敵當釋詁文
君子死冠不免　服曰不使冠在地同
上
案曲禮曰冠毋免注免去也兵死則身踣不結纓則冠去委
地矣故以不免爲不使在地
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　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

也孔子世家注○冊府元龜七百九十六

案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正義曰自謂予一人者言我自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若然一人惟天子得稱之若諸侯則曰寡人曰孤曰不穀不能以一人爲名也

使處吳境爲白公　服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楚世家注

案楚世家云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伍子胥傳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史遷以白公非因封邑得稱矣然巢鄢互異且是時巢已入吳不得以封則遷說非也通考以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謂慎爲勝封邑亦誤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是則白是楚邑勝稱白公當封此故服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如申公息公是也

請以戰備獻　服曰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

案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于祖饗五年傳入而振旅杜云整衆而還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陳衆獻捷軍旅之常若邊境小捷非國大勝不必依此禮也今白公爲此請者蓋藉整旅之意以與吳戰時所俘獻捷得以爲亂故知戰備爲陳士卒甲兵也正義駁服云陳列甲

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按服云與吳戰時所入謂所得吳俘也並無入王宮之文孔氏增成其說以相詰難非允論也

而以王如高府　賈曰高府府名楚世家注

案說文府文書藏也府本以藏文書引伸之凡物所聚皆曰府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府文書財物藏也曲禮在府言府謂寶藏貨賄之處此高府亦當是藏物處猶魯府名長府也

周禮太宰以入灋治官府注百官所居曰府非此府也

以如昭夫人之宮　服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

案六年傳昭王卒于城父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故云惠王母越女也

十七年　傳紫衣狐裘　賈曰紫衣君服本疏

案正義曰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鄭元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也

國子實執齊柄　服曰秉權柄也史記索隱二十

案陳樹華云索隱引柄作秉又引服虔云秉權柄也是服本作秉按爾雅釋詁秉執也傳云執齊柄服自以秉釋執非服本作秉索隱是涉服注而誤亦非以柄爲秉也陳說非

如魚竀尾　賈曰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本疏

案攷工記鍾氏注引爾雅再染謂之竀釋文竀本又作經亦作赬今爾雅作赬說文經赤色也从赤經聲詩曰魴魚經尾赬經或从貞赿或从丁涕經棠棗之汁汪涕或从正然則經正字赬或字竀又从汪變也今詩作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賈本毛傳詩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羊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朘瞁淫縱不回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然則賈服同詩疏引鄭眾魚肥而尾赤今傳疏引鄭云魚勞則尾赤勞

字誤當作肥

衡流而方羊裔焉　賈曰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本疏

案衡流爲橫流者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方羊詩疏引傳作彷徉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漢書作方洋是方羊與彷徉同離騷聊須臾以相羊王逸注須臾相羊皆游也故鄭眾以相羊爲遊戲楚詞招魂彷徉無所倚王逸注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莊子逍遙遊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崔本作方羊廣雅釋訓彷徉徙倚也東西徙倚是不能自安之貌故賈曰不能自安也裔廣雅釋言邊也以繇言魚狀知其彷徉者爲水邊矣

見戎州　賈曰戎州戎人之邑衡世家注

立公子起　服曰起靈公子同上

〔二十二年傳〕請使吳王居甬東　賈曰越東鄙甬江東也吳世家注

案吳語云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韋昭曰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其地又在甬江之東韋云海中洲卽舟山今爲定海縣地理志會稽郡句章自注渠水東入海渠水當卽甬江越語云東至于鄞句章之東與鄞相近是爲越之東鄙顧氏棟高說句章卽句無案越語云南至于句無注今諸暨有句無亭地理志句章諸暨兩縣顧合爲一誤也

〔二十四年傳〕是讒言也　服曰僞不信言也釋文

案陳氏樹華云說文引春秋傳曰噆言疑卽此讒言錢氏大昕云杜云讒過也戶快反與噆音何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噆譖二字噆訓高氣多言譖訓讒譖又訓誇大徐本作譖誕也誇譖義較過尤長然則噆言卽讒言亦可爲譖言也按錢氏說是也說文譖譖也譖誕也譖又作諂云俗譖从忘諂卽諂之異文說文云諂夢言也釋文云字林作讒云夢言意不慧也惟讒本是譖譖訓譖譖諂同故字林以說文釋諂之夢言轉以釋讒也噆是誇誕故服云僞不信言也

〔二十五年傳〕衞侯出奔宋　服曰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本疏

案下文云拳彌曰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是衞侯實適城鉏未嘗奔宋故云其說未聞杜云城鉏

近宋邑宋南近越轉相鉤牽正義曰蓋衞侯出近宋境似欲奔宋衞人以奔宋告也魯世家注

〔二十七年傳〕故君臣多閒　賈曰閒隙也同上

公遊于陵坂　服曰陵坂地名同上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校